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卷之四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師古曰斯須猶須臾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由天地陰陽之

氣有喜怒哀樂之情歸子曰國色客也請與舍同它皆類此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歸子曰稟謂給授也聖人能爲之節

而不能絕也故集天地而制禮樂所曰通神明立人倫倫古曰倫理也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

男女之情，男是別女之別也。其上文言朝覲喪祭鄉飲酒皆志所取裁，則此文當作男女

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宴死思遠之情爲

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也哀甚則踊

正人足已副其誠邪人足已防其失
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具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注曰利

苦即行監調之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造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

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苦者假借字耳小顏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食貨志器苦惡如

清曰苦或作監不攻嚴也是也而小顏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辨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孟注無道字

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技元反他皆類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補注宋祁

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補注先謙曰自故婚姻至此取經解爲文而略有刪易故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善古善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善吉也从誦从羊善篆文禮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樂

已治內而爲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已修外而爲異李奇曰尊卑爲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

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

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補注沈欽韓曰儀禮之生皆跪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箏

瑟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箏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也

於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爲貴樂以和人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補注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先謙曰官本鐘作鍾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補注宋祁曰景

德本循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者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也統論禮樂大致自王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

作修行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

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事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

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

爲之制曲爲之防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

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案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故稱

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相對為文則曲非委曲之謂故稱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洽民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師古曰

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圜圜周獄名也師古曰圜獄也同守也故總言圜圜無繫於周同音

為守也圜之言令圜之言敬也說文曰敬禁也廣雅曰令敬禁也是圜圜皆禁守之義或但

謂之圜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圜牢也圜止

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圜領也圜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圜圜為二義又案說文

曰圜獄也又曰圜圜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圜字本作圜說文又曰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

學遂曰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曰正君臣之位補注先謙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說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

貴也曰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補注先謙曰通傳定

奉常時官本則未盡備而通終補注王應麟曰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褒傳云章和元

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

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齊召南曰案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

本傳史記禮書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曰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

更政為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

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莫賢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

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

妃叔孫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倘有傳者不可解也至文帝時賈誼曰為漢承秦

顓訓故為補注先謙曰誼傳作俗流失案流溢即淫佚至於風俗流溢也流與淫溢與佚字訓並通失則洗消文耳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謂心

安師古曰言正當曰為是適然耳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曰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

也族昆弟也補注先謙曰六親辨見誼傳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漢為作也

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循車行之依軌

輶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它皆類此適草具其儀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師古曰舊說曰為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灌嬰也補注先謙曰案不修則壞以上皆誼為梁太

傅後所上治安策中語漢興以下則誼為太中大夫時事志因其前後意議相同而統括之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曰

興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英雋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

罷去之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會賓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事

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補注錢大昕曰案仲舒對策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四百言王吉疏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百五十餘言司馬遷言李陵事已

見遷傳而陵傳又載其文百五十言元帝初元二年地震下詔已見本紀而翼奉傳又載其全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

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曰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

陽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藏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

刑罰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

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

於邑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補注先謙曰兩已字官本皆作以以已字同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注

先謙曰此與下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乃三策對中語餘皆初對文也至周末世大爲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

曰來未嘗曰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仲舒傳補習俗薄惡

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一歲之獄曰萬千數如曰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

辟之琴瑟師古曰辟讀曰譬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

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時時而一

出難常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曰

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曰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曰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補注王鳴盛曰濟字本傳同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濟濟與濟通也監本改跡非先謙曰官本作躋躋躋

同濟不通。隋王則俗何。曰不若成康。壽何。曰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說非濟義較長。

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補注。王念孫曰：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

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小顏不見今文。又

未參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

以不若高宗。小顏云：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上不納其言。吉曰：病去。至成帝時。健為郡於水濱。得古

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曰：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

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攘推也。讓相讓也。攘援臂也。曲禮云：左右攘臂。鄭注：攘古讓字。然則揖讓字古作攘。讓字古作讓。攘臂。攘羊

字古作攘。數。曰：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禮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曰：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曰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曰筆就而書也。補注：沈欽韓

曰：孔子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莞弦之間。小

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補注：先謙曰：

下大不備三字。誤衍。或古惑字。通鑑不重三字。或作惑。是所見本不誤。漢紀刪或莫甚焉。備下加也。字亦不重三字。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

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曰為治也。刑法所曰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及。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

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補注：宋祁曰：宋本無之。字即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不示以大化而獨

歐曰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歐與驅同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

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曰向言下公卿議曾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補注先謙曰官本雍作雍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

羣臣引以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羣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

靡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都洛陽

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迺營立明堂辟雍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弟事

日明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

漢直曰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母常人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

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曰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說

在獨斷內且謂俗書嫂作嬖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豈言先謙曰母常人行禮官本作每當大行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治者

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師古

日論語載孔子之言匱者織草為器所曰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匱今叔孫通所撰禮

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補注劉歆曰法

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補注劉歆曰法家當屬上句先

謙曰劉說非也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理官者掌刑法之官法家者習刑法之

家也官書無臧於私家之理特禮儀以臧在理官而法家又無講習之者故不傳耳漢典

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河間獻王所輯合樂記共二百三十餘篇耳疑五百誤也今學者不

能昭見但推士禮已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補注先謙曰藝文志言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愈后倉等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與志文相證合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已不章師古曰寔漸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補注先

本樂者而可曰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鼓反補注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故先王著

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

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曰纖微癘瘁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癘瘁謂減縮也

樂聲無癘瘁當依禮讀為唯殺錢大昕曰樂記作志微唯殺之音鄭氏解志微為意細似曲當依此文作纖纖與識字形相涉而志又識之古文遂謗為志耳衰殺聲相近較之瘁字為

長聞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聞廣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鼓反癘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

曰癘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癘古倉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下有作字引宋祁曰姚廉直正本改古作字若云癘古倉字非是先謙案宋說有誤文當是姚本改古作或字耳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裕饒也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師古

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也下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稽考也

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氣不怒

柔氣不懼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師古曰暢通達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補注宋

本舊無也字足曰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補注宋祁曰善心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補注

先謙曰自樂者先王之所樂也至此皆用樂記而微刪易其文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曰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

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呂章功德易曰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

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
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曰祖考配饗之也昔黃帝作咸池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

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師古曰魯音臨補注齊

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魯音臨補注齊

樂日六英又元結補古樂歌亦作五莖六英先謙曰廣雅釋樂莖莖作莖英作莖齊

作招師古曰招讀曰詔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古樂篇帝堯立命實爲樂乃梓五弦之瑟作

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又云大章咸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二注不同據孔賈疏云咸池黃帝之樂堯增修之至周謂之大咸大章堯樂至周謂之大卷

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夏本紀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補注先謙曰古

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蓋舜樂禹復修之禹作夏湯作濩樂篇禹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

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武王作武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

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文王

世子下管象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

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爲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案毛傳維清

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武王時但有無周公作維清之詩歌以

公所作以美武王詩詞可證然則歌維清之詩以祀文王則用武王所作之象舞歌武詩以

祀武王則用周公所作之大武舞故舊說謂象卽武並屬武王不與周公之大武混

也必云武王作者舞是武制歌又美武故以歸焉左傳武王克商作武與班蔡義同周公作

又補注先謙曰詩作酌左傳作灼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灼樂以奉天

也儀禮禮記皆言舞勺明勺有舞周禮禮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取也

記左傳言舞大武蓋勺舞卽大武舞耳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補注錢大昭曰勺漢紀作

酌先謙曰白虎通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初學記引宋均

云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獨斷云勺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文武之道以

養天下也董仲舒傳武言功定天下也補注王念孫曰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姑六

云於周莫盛於勺武言功定天下也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義

聲音篇後人依漢武書刪漢言救民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湯曰大漢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

急也初學記引宋均云殷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

前漢二十二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大漢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漢夏大承二帝也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

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初學記引宋均云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招繼堯也德能大諸夏也御覽引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補注先謙曰樂記韶繼也白虎通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論語疏引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業大司樂作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韶聲招同字並以紹繼為義大章章之也師古曰章明也補注先謙曰白

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也五英英華茂也補注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先謙曰白虎通堯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

萬物調其英華也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黃帝曰咸池者言大

志同律呂皆六故以調律呂言之御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

覽引樂緯注云道有根莖故曰六莖咸池備矣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黃帝曰咸池者言大

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北堂書鈔引劉向通義云咸皆也池

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初學記引宋均緯注云咸皆也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也

取無不浸潤萬物故定自夏曰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

以爲樂名此顏注所本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補注先謙曰張陳一義左周官具焉師古

諸官所掌典者自卿大夫師瞽目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朝夕習業已教國子

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言九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軒

德也九誦六詩日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軒

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敝音弗聖音皇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師古曰虞書舜典所

即國也直而溫師古曰正寬而栗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師古曰剛毅簡而無敎師古曰簡約而

日儆補注宋祁曰簡約而無教慢也無字當作不字詩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爲志發言聲依咏律和

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召八音克諧師古曰諧亦和也此之謂也又已外賞諸侯德盛

而教尊者其威儀足已充已音聲足已動耳詩語足已感心補注王念孫曰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

詩字之誤也說文歌或體詩字之誤也詩語足已感心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

詩語足已感心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

詩而志正師古曰論其數而法立是已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

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已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

音皮義反言蒙其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召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

詩曰鐘鼓鐃鐃磬管鐃鐃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鐃鐃和也鐃鐃盛也穰穰

福至多也鐃音皇穰音人羊反補注錢大昭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

今詩鐃作噍鐃作將古字也鐃字說文所無也石謂磬也言樂

聖人之所已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

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心耳淺薄則

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已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

樂官師誓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大師摯適齊亞飯

於河播執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

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楊之後向歆傳

指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自中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文義
競馳姚本作文義舛駁劉放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吳
仁傑曰案地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爲國號耳然摯于繇缺等實非商人史
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此八人者蓋魯
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洋洋盈耳又諸魯太師樂此太師摯也學
琴於師襄此摯磐襄也案商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地樂器而齊者矣然非摯與陽蓋
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齊散未爲失之第
誤合兩師爲一不當又云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耳齊召南曰案此志本史記殷本紀言紂時
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班氏遂以論語實其事耳先謙曰官本注說作魯魯上無追字

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陳舜之後

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師古曰事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補注何焯曰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

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

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門邊兩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

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

蓋謂管仲耳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氏耳補注先謙曰

願解三歸本論語包注案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

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孔子聞之曰泰侈僭上是三歸爲富侈之事論語所謂不儉也韓

非又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表置鼓而歸家有三歸晏子春秋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

澤及子孫是仲自朝歸家有三歸桓公之賜永爲世業又在老時知非取三姓女矣周策桓

公宮中女市女闔七百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說苑善說篇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是仲意在爲公分謗未得正君之道三歸之家臺榭侍女情事所有訓三歸爲臺名及

取女則謬也說苑又云桓公以管仲爲上卿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管仲曰

疏不能制近與韓非文異事同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壞替也解桑間濮上

市租卽三歸之家所資給耳

鄭衛宋趙之聲並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補注王念孫曰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

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正趙從走

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曰樂記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

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鄭衛宋趙當爲鄭衛宋齊桑間濮上亦本樂記志並采其文

也北魏志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詳其語氣取裁志文足證唐以前本尚不誤

王據誤本漢紀改趙爲楚失之呂

覽楚衰作巫音是侈樂非淫聲也

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同鏡也補注王念孫曰此顏氏望文生義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

通作營又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

以祿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

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

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算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

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

顏注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

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兼齊人餽魯而孔子行

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餽女日不之遺日女樂由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

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

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補注宋祁曰當刪

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工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仁

立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補注錢大昭曰嘉至永

至登歌休成永補注王念孫曰案永至通曉樂二字

安皆樂章篇篇名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

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礼二形相似又涉下文

前漢二十二

永安之樂而誤先謙曰永至者神長至而永享之也禮記一見下永至樂宋志一見南齊志二見隋志四見王氏據漢紀孤證以為永當作禮誤甚

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薺又作茨音並同耳

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中出以鼓陔為節此則夏

玄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

應門路門亦規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獨上歌不曰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

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

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章昭曰唐

剛又周有房中樂補注宋祁曰周上有曰字何焯曰案有曰字為是蓋相傳唐山夫人云然

義不當有曰字宋何說非也本舜招舞也上曰字亦衍文說見下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

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補注何焯曰案武帝始立樂府此樂

云下云武帝始立樂府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案樂書亦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肆舊而已此以後制追述前事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補注王念孫曰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祖

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

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二本漢書增補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

無祖字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

祖四年作呂象天下樂已行武呂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不

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

類聚樂部三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呂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曰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補注宋祁曰邵本以明示無明字王念孫曰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所見邵本亦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明有制也

師古曰言自制作也

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曰為昭德曰尊大

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曰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

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補注劉奉世曰子謂主出

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舞不夫節能以樂終也

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

補注齊召南曰隋志牛弘曰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

二舞也故本文云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

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曰樂也出

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曰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師古曰氏歸也音下禮反初高祖

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

之補注沈欽韓曰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

至孝惠時曰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

之本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

皆令歌兒習吹曰相和常曰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

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

祭后土於汾

陰澤中方丘也

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曰方象地形補注吳仁傑曰案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圓丘於是立后土祠於

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圓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乃知汾陰之議蓋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書奏樂於圓

丘方丘以禮神所謂圓丘以象天圓方丘以象地方於是改漢史之文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也顏依文解釋不以寬舒本議及八神之說考訂其

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于澤中圓丘此為不失其實

乃立樂府

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

采詩夜誦

師古曰采詩依古道